

艺谭新秀

并非所有的英雄 都出自战场

——看影片《烽火芳菲》

□田婷

二战期间,16架美国B-25轰炸机从航母上起飞,向东京投下炸弹,在执行轰炸任务的64名飞行员中,有56人被中国的抗日军民救助生还。日军迁怒中国,发动浙赣战役,在随后的细菌战中,近25万中国百姓遇害。电影《烽火芳菲》还原的正是这一段历史。

《烽火芳菲》虽然以二战为背景,但总体上是一部叙事平缓、情感细腻的战争文艺片。全片不像《血战钢锯岭》那样的血流成河,而更侧重于一种平淡的真实。导演比利·奥古斯特致力于表现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命运。英子本是一个军官太太,过着殷实的生活,但南京大屠杀后丈夫丧生,她的生活陷入困境,只好身着蓝色布衣,靠着养蚕织丝谋生,照顾公婆抚养年幼的女儿。杰克是一名美国飞行员,珍珠港事件后受命轰炸东京。由于燃料耗尽,杰克驾驶飞机迫降浙江乡村,昏迷不醒,英子便将他藏进自己家中,冒死相救。在日本人的监视下,英子与杰克这两个原本八杆子打不到一起的人在一间不足30平方米的小屋里一起生活。英子不识英文,杰克不会说中文,也正因为语言不通,他们之间有了更温暖的情感传递方式,图画、手势、眼神,他们以彼此可以读懂的方式交流着。影片里有这样一幕:英子在厨房做饭,杰克在饭桌前,当他望向她时,她突然笑了。这一持续了近45秒的镜头传递了满满的温情。

这部影片给人的感动之处在于真实,它不仅来源于真实的故事,还来自英子这一形象,她仿佛就是我们身边的



某个人,慢慢地走过,又慢慢地退出视线。她身上有一种安之若素的气质,她平淡地生活着,冷静又隐忍,美国飞行员的出现,她开始有了情感的波澜。与美国飞行员杰克第一次见面时,杰克拿枪指着她,她便吓得落荒而逃;第二次见面时,因为日本人搜山,她便将素不相识的杰克藏进了自己家中。当杰克瘸着腿走到屋子外面为她修漏雨的屋顶时,她指责杰克,害怕被驻扎的日军发现;当杰克白天不肯藏匿到地下室的时候,她冲着他发火流泪。这样的女性人物充满了母性,偶尔也流露出少女的纯真,包含了苦难、宽恕和对于自身毁灭付出的那种心甘情愿。

影片里的氛围一直是紧张的,村里的人在日军的监控下过着如履薄冰的生活。村长在影片一开场就在村口被日本军官残忍地伤害,但他告诉英子要救助美国人,宁可牺牲自己也不能透露美国飞行员的下落。从村长倒地的那一刻我们就开始明白,死亡从不会迁就任何人,那个年代死是家常便饭,身处烽火乱世,人们能做的就是自保。小村庄里的教书先生是隐藏在村里的游击队员,他一路掩护美国人逃亡,最后选择自爆的方式成就自己最后的尊严。村长和教书先生在片中起到的作用至关重要,他们补充了如何营救飞行员的细节,也从多个侧面描写了中国百姓的善良与热心。

这部影片并没有太多的战争画面,战争色彩并不凸显,而是将人性的温情投射在一个不知名的江浙小村,将真善美集中在这样一群人身上。在战争的年代下,无论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,还是敦厚的村民,他们都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。影片以全新的角度纪念着这些无名英雄的存在,他们没有办法以英雄的姿态出现在记者的聚光灯下,但他们却依旧用自己的方式奉献出了生命。

为了杰克的安全,影片的结尾英子死了,村长、教书先生也都死了,诚如屏幕上打出的字幕:“64个美国飞行员安全着陆,56人成功获救,代价是约25万中国人被日军杀害”。很多人会问:这样做值不值得?英子、村长、教书先生,他们是一些符号,他们代表的是选择营救美国人的中国人,他们也许只是这些被屠杀的25万人当中的小小个体,但他们愿意用光和热去照耀那个贫瘠的年代,谁敢说他们不是英雄。在世界的史册上,这些平凡的中国人只是薄薄地走过了几页,甚至他们的名字也不被记得,但他们同样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。并不是所有的英雄都诞生于战场,但所有的温情都值得被纪念。我相信看过影片的人一定会记得那些因战争而去世的25万人,也一定会记得烽火芳菲中那些屹立不倒的英雄。

艺谭朋友圈



欢迎加入艺谭朋友圈

入门指导

给音乐以表现自己的机会

——读《我该几时鼓掌》

□邓勤

在传统戏剧舞台上,我经常发现下面看戏的都是两鬓斑白的老人。他们睁着欣喜的眼睛,随着台上演员的唱念做打而流露出享受的神情。其实这些折子戏他们已经看过数遍了,这也是他们能够跟着演员念念有词的原因。

不得不承认,随着娱乐方式的多样化,年轻人的生活已经被流行音乐、电影和电视剧占领了。

与古典戏曲类似,发端于欧美的古典音乐欣赏者也不够多。虽然古典音乐历经岁月洗礼,经久不衰,但相对于可以让观众燃烧激情的流行音乐,人们还是更倾向于后者。人们不接受古典音乐,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,听古典音乐规矩太多。譬如瓦肯罗德在1797年曾经给音乐会听众制定了一条规则,他认为观众应该表现得“仿佛在教堂里那样保持安静不动,眼睛看着面前的地板”。试问,在这样刻板的要求下,谁还愿意参加古典音乐会呢?

众所周知,欣赏古典音乐需要训练,一步一步地、一首作品一首作品地练。你买了一张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的CD,反复地、有意识地、专注地听,就会渐渐地熟悉这作品。如果你再去读一些关于作曲家个人和创作的资料,肯定会让你的下一次现场音乐会体验比前一次更为引人入胜。可是,这样训练欣赏的过程确实太漫长了,这正如现在一些年轻人抱怨看不懂或不惯传统戏剧一样。

英国小提琴演奏家丹尼尔·霍普认为,人们确实不该顺从地、被动地去接受音乐,而应该积极地去体验并为之愉悦,让音乐吸引自己,边看边为之赞叹。音乐会绝非神圣的时刻,而是激动人心的事件,人们不单是接受它,而是全力加入进去。该鼓掌就要鼓掌,该喝彩就要喝彩,只有这样,才能将自己与演奏者及音乐紧密联系在一起。丹尼尔·霍普在其所著的《我该几时鼓掌》一书中,由贝多芬时代追溯起,指出当时别说是乐章之间,就是在乐曲进行中,听众也随性鼓掌。他探究古典音乐现场礼仪规则的起源,认为“乐章间请不要鼓掌”的音乐厅规矩应因人而异;假如听众现场听得欢喜欲表达而受阻,那么规矩就显得死板了。

本书包括《为什么要听音乐会》等十一章,涉及古典音乐会中那些无法一眼看透的仪式化行为、看似古怪的惯例以及惯常的“游戏规则”。去听音乐会,你无须成为这方面的专家,也能欣赏音乐;但这并不是说,就这样满足于现状了。如果有一些知识,并对作曲家及其作品有些了解,再去听音乐会,你很快就会发现,对所听曲目有了更多的认识。如果你能不断提出问题,并进而以这种方式对音乐继续探究下去,那就更好了。这也就是所谓的给音乐以表现自己的机会,正如著名小提琴家耶胡迪·梅纽因所说的那样——音乐与我们对话的机会。音乐始终有很多话要对我们说。你接触音乐越久越深入,对它的感知也就越发强烈。你会意识到:古典音乐值得欣赏,但首先你得在音乐会现场感受它。

(《我该几时鼓掌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0月版)